



Adam Lindemann
私人投资者，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内重要的收藏家。曾撰写《Collecting Contemporary》。

极端观点读起来总让人心情激动。
尽管结论各有不同，但Davidson、Lewis、Melikian和Finch先生都有相同的前提：艺术价格处于危险的“泡沫”状态。我身为涉足当代艺术20多年的收藏家，最近还开设了自己的画廊，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。

BUBBLE, BUBBLE, TOIL AND TROUBLE

报界预测艺术市场崩溃

今年夏天，一年一度的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举行前夕，
我注意到某些艺术作家迫不及待地预测所谓“艺术泡沫”破裂；
有些更灌输真正的恐惧，诱使人失去信心。
言之凿凿，几乎让你相信末日预言终将成真。
好了，不要怕，事情不会如此。

翻译_Shirley Tang 图片提供_东方IC 编辑_俞璐



术泡沫的预言之所以流行，且流行了这么长时间，有两大原因。首先，它是很好的新闻材料：悲观预测总能吸引到受众。第二，收藏家、炒家、经销商和顾问因“疯狂”价格而取得大量金钱收益，这使得艺术界其他人士觉得很不公平。但有错的不是价格，而是有缺陷的逻辑：艺术与艺术市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艺术市场的目标是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作品；这里面没有道德可言。有些艺术品价格可能显得极端、庸俗、放纵或腐朽，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例如，你不会因新闻里的巨型游艇或邮轮的庞大体量和价格，就用同样的理由来责备它。

让我们换成艺术市场的角度。想想Google的价值，它市值1890亿美元；又比如Facebook，现在市值为580亿美元，比几个星期前新股发行价的1000亿美元左右下降了不少。Google单日平均交易额为24亿美元。全球当代艺术市场全年销售额才60亿美元左右，只相当于Google股票两三天的交易额。这些公司的创始人，年轻的亿万富翁如Sergey Brin或Mark Zuckerberg，如果要买下全年出售的当代艺术品，可以说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

两个星期前，《纽约时报杂志》有篇文章探讨我们是否正处于艺术泡沫之中，商业作家Adam Davidson承认自己对艺术市场并不了解，但仍然得出

了一个可靠结论：艺术市场“是超级富豪自身命运的象征”。他的观点是，只要富者愈富，艺术品的价格就会保持稳定甚至上涨。我敢打赌，他是正确的。但在文章结尾，他混淆了艺术与艺术市场：“让我高兴的是，把艺术品当作投资的世界，只是艺术世界整体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。”其实两者互不相关：上个月爱德华·蒙克（Edvard Munch）的《呐喊》（The Scream）在苏富比拍出了1.2亿美元，但这跟“艺术世界整体”又能扯上什么关系？

近来报界人士对泡沫念念不忘，Davidson先生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。英国作家Ben Lewis的纪录片《当代艺术的巨大泡沫》（The Great Contemporary Art Bubble）就预言了艺术市场的崩溃。影片在2009年推出，时机非常妙。然而，尽管市场确实下降，但接着就反弹，甚至上涨到新的高度，让Lewis先生的预言显得有点可悲。可敬的Souren Melikian最近也暗示自己感受到泡沫，他说，“眼下艺术市场的形势，与1990年春天有着令人不舒服的相似之处”。因此，泡沫预期在当前不是异常，而是常态。这愁云惨淡部门的新来者是Artnet.com可亲的Charlie Finch。上个星期，他无所畏惧地发表了对这危险状况的看法，文章标题是“艺术市场会崩溃吗？”，他假定全球经济恶化带来超级风暴，让艺术市场无法“无限期地延续其逆势增长的记录”。然后，他令人信服地扮



演经济学家，推测通货紧缩将让富豪捂紧钱包，停止艺术方面的开支，中档收藏家“就会陷入恐慌……许多收藏家认为一亿美元的蒙克，在价格下跌的环境里可能只值1000万美元”。Finch甚至大泼冷水，“我预计再过六个月，艺术品价格就会全面下跌，跌幅是50%左右，如果无人相信，跌得还会更快。”

极端观点读起来总让人心情激动。尽管结论各有不同，但Davidson、Lewis、Melikian和Finch先生都有相同的前提：艺术价格处于危险的“泡沫”状态。



我身为涉足当代艺术20多年的收藏家，最近还开设了自己的画廊，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。无人能预测未来，但还是让我替那些预言末日的朋友，填补一些空白吧。

自2008年底以来，艺术市场从来就没有好过。尽管每年拍卖会都有几件顶级艺术品创下纪录，例如丰富多彩的Basquiat（须是1982年的），丰富多彩的Richter抽象画，但在这表象之下，许多艺术品艰难前行，甚至放缓暂停。当下的收藏家是善变的，喜欢追逐流行趋势，今天的大热门很容易就变成明天的大冷门。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。

尽管罩着金色光环的离群者一路高飞，但是现在并无泡沫，自1990年代泡沫破裂以后就没有过泡沫。我的预测是永远都不会再有泡沫。我观察到的艺

术市场并不会出现历史重演，我不担心郁金香狂热式的崩溃。艺术品的价值被低估了很长时间，原因多种多样。互联网之前，市场主要靠炫目的零售拍卖和如今无处不在的艺博会，收藏的口味往往相当区域化。除少数全球知名的大牌以外，欧洲人主要收藏欧洲艺术品，美国人就买美国艺术家的作品。即使在美国境内，洛杉矶艺术市场也跟纽约市场互不相干。西岸的博物馆也清楚这点；他们最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“太平洋标准时间”（Pacific Standard Time）系列展览，展示了从来没有走出过洛杉矶的一代优秀艺术家。不过，这样做效果有限。

今天的情形很不同了：洛杉矶经销商在柏林操作，向纽约收藏家销售热门艺术家的作品；由菲律宾或中国新来的饥渴收藏家，经常出现在巴塞尔或

艺术泡沫的预言之所以流行，且流行了这么长时间，有两大原因。首先，它是很好的新闻材料：悲观预测总能吸引到受众。第二，收藏家、炒家、经销商和顾问因“疯狂”价格而取得大量金钱收益，这使得艺术界其他人士觉得很不公平。

巴黎艺博会。我不是暗示到处都有这样的人；我清楚很少人有足够的钱和信心，去用1.2亿美元买一幅有历史价值的蒙克，或用2.5亿美元买一幅塞尚（Cézanne），这样的人虽少，却还是有的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越来越多。而且这种现象并不限于艺术；合共只生产了39辆的1962年法拉利GTO，就有一辆在这个星期私下售出，价格高达3500万美元，创下单辆汽车价格的世界纪录。上世纪90年代汽车收藏市场同样遭遇了崩溃，但现在顶级车型如GTO、Testarossa或Spyder California，价格一路走高，似乎永远不会回头向下。然而，如果你以为1950年代的Porsche Spyder或1960年代的Aston Martin DB4GT有朝一日也能达到这个数字，你很可能感到非常失望。高价只属于最稀有的法拉利，不过每隔一段时间，一辆战前的Bugatti或Alfa-Romeo也有可能挤进巨额钞票车库。

艺术不是唯一经常被重新定价的资产类别。过去几年，某些年份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价格上涨了三倍（要提防的是，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葡萄酒）。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拉菲，涨成了相近的拉图堡价格的两到三倍。（就在去年）中国人成了大买家，于是拉菲成了葡萄酒市场的主角，尽管许多专家认为它的味道并不比拉图堡或木桐酒庄更好。现在中国买家已退出，拉菲的价格走向缓和：拉菲可能有过泡沫，但葡萄酒市场整体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泡沫。

理论上，有历史价值的“顶级”艺术品供应量有限，然而“有历史价值”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。由于艺术品创下了出众的销售纪录，有大局观、熟悉内情、见多识广的受众已把它重新定位为一种资产类别。收藏家通常愿意付大价钱购买新晋或青年或事业中期艺术家，以及蓝筹股艺术，这种现象不会逆转——但可能走向缓和，而且我认为现在已开始减慢。

我们可以肯定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；但这并不意味着，我们永远不会回归到过去的方式。有人热切期待听到市场泡沫“啪！”一声破裂，他们将再次失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最有可能听到的，是紧促微弱的噼啪声。■